



照亮别人 点亮自己

■陈雪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湖南祁阳市的乡下,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生活单调,车船很慢,书信很远。我爱好阅读的习惯缘自于母亲的影响,她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从我稍能记事起,我家总订了有报纸。那时候,很多人饭都吃不饱,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母亲省吃俭用却舍得订一份报纸。那报纸是我们家人打开外面世界的窗口。每一周,邮递员穿山过村骑着自行车来送报纸的时候,那叮叮叮的铃声对我们来说,就是世界上最动听最美妙的音符。

我真正深度的阅读应该是从初中开始的。姐姐们从同学那借来一些书,有古龙的《绝代双骄》,金庸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雪山飞狐》,名著《飘》《简爱》《百年孤独》等,还有琼瑶的一系列小说,我们如获珍宝,读得津津有味。那时生活条件艰苦,放学回来还有很繁重的农活在等着,上山砍柴,下田劳作,打猪草、挖红薯……我们利用一切的机会,在放牛的路上看,上厕所看,煮饭烧火也看。怕被母亲发现我们读小说,我们有时躲进家里放红薯的地窖洞里偷看。那些书,就像照进了贫瘠生活的一道光,也像口袋里一直放着好吃的糖一样,身体是疲劳的,心却是甜的,精神是幸福愉悦的。

记得有次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斋志异》,第二天要还给人家,我和姐姐夜深人静就凑在煤油灯下赶读。我们边读又边害怕,越害怕越不忍释卷,窗外风吹着树叶“哗啦哗啦”响,树影映在昏黄的窗棂上变换着形状,书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好像要跳将出来,一夜又紧张又刺激,一点瞌睡都没得。母亲奇怪:“我屋煤油灯嘛点得果快呢,昨日才添满哒。”我写作的兴趣也是在那时被激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分享,在学区参加作文比赛都能拿奖,那时的愿望就是长大后要当一名记者。

因为先生工作原因,我婚后跟随他离开家乡去过不少的地方,广东、四川、江苏、北京、上海。陌生的环境总让人产生焦虑的情绪,可不管在哪里,只要沉浸入书中,便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高朋满座之感,而耳濡目染的读书环境也让家中的孩子爱上阅读。

阅读让我爱上写作,也因为写作,我发出了一点点光,照亮了别人,也点亮了自己。十年前,我回到家乡,并加入了当地的社会志愿组织,很快成为了微公益志愿协会里的宣传骨干。风雨中的“小荷花”、檀山乡从小失去父母的“小美香”、岷山镇的坚强女孩“汪芳”,都是通过我的记录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我、妈妈、连环画

■熊 燕

5岁那年,我得到一本连环画《嫦娥奔月》,缠着妈妈给我念。妈妈有着做不完的活,洗衣做饭,喂猪养鸡,种地摘草药。我像个小尾巴,拿着小人书跟在妈妈后面,翻一页,请妈妈念;又翻一页,还请妈妈念。

念了几页,妈妈像打通了任督二脉,找到了“治”我爱爬树的法子:“不爬树,就给你念。”

妈妈怀疑我前世是只猴,没事就喜欢往树上爬,还特别喜欢爬到树尖上“荡秋千”,让妈妈心惊胆战。

我记住了这个治“熊孩子”的法子,多年以后,我将这法子用在了我儿子身上。

为了更好地“治”我,念完《嫦娥奔月》后,妈妈将长发卖了,给我买了一套《红楼梦》。捧着新书,闻着墨香,沉醉在似懂非懂故事情节中,我更听话了,也更懂事了,还学会了思考。

在《红楼梦》里看到:巧姐被舅舅王仁、族兄贾芸合谋卖给外藩。其间串通了贾环和那大舅,忽悠了邢夫人。贾琏因为贾赦的病情不在家,王夫人拗不过邢夫人。幸好,刘姥姥及时来访,将巧姐伪装成青儿,和平儿一起从后门坐车躲到了刘姥姥家,避免了被卖的悲剧。我伤感地想:“巧姐这么可怜,都是因为她没有妈妈了。”

然后,傻乎乎地抱住妈妈说:“妈妈,你永远都不要死!”爸爸怒敲了一下我的头:“怎么说话的?”

我上学后,偏爱语文,每次上语文课都打起十二分精神。老师问原因,我说:“我要多识字,识了字,就能自己看连环画了。到时想看什么连环画,就看什么连环画,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不少同学家里有连环画,我们互相交换着看。看的人多,我的书损伤也多,轻则卷了,重则断页缺页,心痛得我直落泪,只好将作业本撕下,又用铅笔照着记忆中的画面描补。虽然画得不那么像,文字也补得不齐,心却是被安慰到了。

后来,家里搬了几次家,我也长大了,连环画早已被我丢在脑后。

儿子出生时,妈妈心疼我剖腹产伤口久久不愈合,将我接回娘家坐月子。我坐完月子,妈又心疼我日夜要哄爱啼哭的儿子,留我在家,直到儿子满周岁。

儿子聪明可爱,每每看到别人看书,就会伸出手咿咿呀呀地要。妈妈不知从哪里搬出一个小箱子,打开,拿出一本我描补过的连环画,问我:“还记得这些连环画吗?我都给你收藏着呢。”我难为情地说:“小时候乱画的,你留它们做什么?”妈妈说:“有时候想看。看到它们,就像看到小时候的你,那时候你像个小尾巴天天拿着连环画跟在我后面,有趣极了。”

儿子渐渐大了,妈妈渐渐老了。

妈妈58岁时,心脏做了手术,63岁时在公交车上摔伤了腰,差点瘫痪。妈妈怕拖累我,每天坚持锻炼,收看养生节目,学识草药,学推拿,认穴位,自己按摩。妈妈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和妈妈约定,儿子上大学后,和妈妈一起旅游,走遍祖国大好河山。可谁也没想到,新冠疫情开放后,妈妈“阳”了,腹痛厉害。2022年12月16日早上7:03,妈妈打电话说她摔倒了,动弹不了。我赶回去,妈妈已陷入昏迷,送妈妈到医院已成脑疝,傍晚6点59分,脉搏停止跳动,妈妈与这个世界悄然告别。

整理妈妈的遗物时,爸爸搬出装连环画的小箱子,说,你上大学后,你妈妈每天都会去你房里坐会儿,我问你妈妈:“你坐那里干什么呢?”你妈妈说:“看书。”我说:“看什么书?”你妈妈说:“燕儿描补过的环连画,可有意思了。”

之后的日子,我想妈妈的时候,就会打开连环画,凝望着它们,仿佛看到妈妈戴着老花镜,一页页翻看,脸上含着温婉的笑……

那是我的 散文诗

■李玉辉

看到我的散文诗《红楼三题》发在今年3月的《散文诗》上,正是三月里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可是,我的双眼分明越过重重关山,到达了无限美丽的远方,到达无比激动的那些已然远去的前尘往事里……

“认识”《散文诗》,是二十多年前了。那是1996年初夏里的某一天,百无聊赖的我,在一条小镇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走。正是最纯真最美好的年华,而我却心情一片黯淡沮丧,于茫然失措中无意间走进了小街的那家邮政报刊亭,缘分就这样来了。我拿起一本,翻开,放下,拿起另一本,翻开,放下,直到翻开了《散文诗》——再也放不下来了!

精致、小巧、素雅的封面,清新隽永的文字,如清泉在山林间、在石上游走后,漫过我焦渴的心田。那是怎样的一种邂逅啊!无法言述,无比美妙,她让我顿时心情开朗,拨云见日,让我今天回想起来依然激动难安。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看到这样一篇,写一个人在山水间游走,且行且吟中,沿途记下了美丽的景致和愉悦的心情。那些花,那些草,那些云,那些树以及异域里别样的风情被优美的文字描述下来竟然如此令人愉悦欢欣和沉醉。是的,岁月如此美好,生活如此广阔,还有那么多的诗意和惬意,我为什么要这样颓废?那时候,父亲每个月仅给我10元零花钱,我当时立即掏出2.9元买了一本。

细细翻阅着,内心不屈人之后的斗志就这么昂扬起来,内心的文学细胞也立即苏醒并活跃了,它们苏醒后,慢慢伸展并开始四处奔突。我一边走着,一边翻看着,路两旁不知名的细碎的花不时落在我的书上、身上。那是一种多么唯美的意境啊!

而真正携手相知相交《散文诗》,却到了多年以后的那个夏季里了。那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我,有了整整一个多月的闲散时光在市图书馆悄悄度过。我坐在图书馆二楼期刊阅览室,翻阅着各地的文学杂志,内心里的宁静与喜悦随之而生。外面车水马龙,热闹非凡,而琳琅满目的期刊那么多,陌生的,熟悉的,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优雅而丰富。它们齐心协力地将外界的喧嚣结结实实挡于门外。窗外有一排茂盛的苦楝树,扭头间就能看到它淡紫色的花瓣不时在悠悠的夏风中飘洒下来,轻盈而纷乱,纷乱到令人迷醉。它是那样唯美,唯美里透出万千情绪与无法言说的姿态之美。我的心,却在这纷乱的飘飞里渐渐平静下来。我翻看着那些诗歌,无限喜悦地抚摸着每一个句子,恍惚中我感觉到这些句子在我身体里温柔地行走了一遍又一遍。那种行走更像是一种呼唤,是一种柔柔的呼唤和提醒。终于,在这图书馆的二楼,在这样的一个激动的午后,我写下了生命里的第一组散文诗。

这些年来,我在散文诗领域里辛勤地耕耘不息地求索,也发表了很多,虽然小说散文我也写,但是不同于写其他文体,每次写散文诗的时候,我的心情迥然不同。宁静、美好、诗意、花树、蓝天,岁月缤纷里,生活中的那些美依次展开,鸟鸣声脆,花开正艳,浮云白日明丽,山川庄严温柔。而几乎每一次发表的样刊,我都要拿来跟我的学生分享一番,“炫耀”一番。我说,你们看,这大气美丽的封面,这如涓涓细流浸润人心的语言,这包罗万象的洞明世事,你们不是很羡慕我写作的语言吗,你们不是也想提升自己的语言吗?那就从看《散文诗》开始吧。学生们向来对我崇拜有加,自然争相传阅,而《散文诗》里泉水一般清澈的文字,率真自由的独抒性灵,怎能不令他们为之痴迷?那些年订阅报刊的时候,总有一些可爱的学生用并不多的零花钱,订阅一份细细品读和精心收藏。而学校图书馆订阅期刊时,更是每年都被我认认真真地填上了好几份《散文诗》。

却顾所来径,我无法不激动和欣慰。余生并不漫长,我当继续努力,并期待未来之路上的那份唯美永远如初般清新而璀璨!

读书的故事

——世界读书日专题策划

■本版制图:何 芬